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雍正飞龙传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雍正飞龙传

下

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641-8



9 787805 066417 >

ISBN 7-80506-641-8/I·284

定 价：32.80 元(上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4

雍乾飞龙传^①

(台湾)独孤红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4

雍乾飞龙传
①

(台湾)独孤红著

雍乾飞龙传

著 者 独孤红
责任编辑 文 奇
装帧设计 宏 松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25 字 数 540千字
1997年12月第1版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册

ISBN 7—80506—641—8/I·284

定 价：32.80 元(上下)

一眼望过去，这块地没边。

没边儿的地方看上去像边儿，其实不是边儿，那是天地相接处的一线。这块地上，黄一片，绿一片的，黄的多绿的少。

仔细看看，黄的是砂，那一大片，一大片的沙漠，绿的是庄稼，那一小片，一小片的高粱地跟麦田。

偶而还可以看见那狼烟般上接云霄的黄雾，那是沙漠里的风，刮起了满天的黄尘，远望过去，在这块地儿上有两条蛇一般的东西，黑忽忽的，一条是死的，一条是活的，死的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活的在那儿慢慢的蠕动着。

死的那条蛇，是长城，万里长城，北起“山海关”，一直到“嘉峪关”。

长又何止万里，雄壮、宏伟，不该说它像条蛇，应该说它像条龙，一条静蛰着的龙。

那另外一条活着的，蠕动着，比起这条万里长城来虽然判若天壤，不成比例，可也算得上罕见的。

那是一队马车，一个车队。这车队之浩大，在长城之内，没见过，在长城以外，也算是破题儿第一遭。

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，足足有几十辆。

蜿蜒着，蠕动着，每一辆车上都满了黄尘，远看过去像一条黄蛇。

顶上日头烤着，下头黄沙炙着，这条蛇像受不了酷热，在黄沙地上翻腾着挣扎着，不怎么激烈，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每一辆车都是四套高蓬，每一个赶车汉子都够精壮，全身的裤褂，打扮俐落，厚胸膛，粗胳膊，浑身上下没一点不透着劲儿。

那身裤褂原是白绢的，可是现在全变了色，成了黄的了，别说衣裳成了黄的，就连头发，眉毛都成黄的。

有的车边儿上挂着锅碗瓢勺，有的车后头，拖着牛羊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就像搬家似的，车子走着，牛羊叫着，车旁挂着的东西叮当乱响，热闹透了。

车队两旁，有几十匹健骑前后来回的驰动着，鞍上全是打扮俐落，敞着胸，卷着袖子精壮汉子，一个个腰里挂刀，鞍边悬弓，像是护车，一个个浑身行装被汗湿透，满脸是沙、是尘，都看不清长得什么样儿了。

这么个地方，这么个车队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

天是黄的，地是黄的，车是黄的，马是黄的，人是黄的，连太阳都变成黄的。

偶而看见一片高粱地或是麦田，尽管是绿里泛黄，也让人不由精神一振，猛吸一口气。

这么热的天儿，别说人了，连牲口都乏了，每个人脸上都露着倦意，可是赶车的腰杆儿仍挺得很笔直，护车的骑着健马仍如飞地来往驰动着。

马嘶人吆喝，鞭梢儿“叭”“叭”响，还有人黄连树下弹琴，苦中作乐，只听他扯着喉咙唱道：“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瞧见了，他人骑马我骑驴，扭回头，瞧见了一个推小车儿的汉子，比不上不足就比下有余，打情的扳儿翻上下，谁是那常穷久富的，要饱还是那家常的饭，要暖还是那粗布衣，烟花柳巷君莫去，知痛瞧热是结发妻，人要到了难中拉他一把，人到了急处别把他来欺，没钱别卖您看家的狗，有钱别娶活人妻……”

他正唱着，打车旁走过来个人，是个少妇打扮的女人，小媳妇儿，穿的不赖，薄施脂粉，也具有几分姿色。

她从车旁过，往前头走。

赶车的汉子忙用胳膊肘儿，在那唱“太平歌词”的矮胖汉

子腰眼上撞了一下，轻声说道：“别唱啊，坑人，留着点儿歇腿儿的时候再唱吧！”

这时候那矮胖汉子也瞧见那小媳妇儿了，两条短眉一竖，“呸”地一声道：“他娘的霉气，说着说谁就来了，怎么了，怕犯忌讳？你怕我可不怕，撇下了自己的主儿另跟别人，活人妻就是活人妻，要怕人说长道短，当初就别干那败德的事儿！”

那女人头一低，加快脚步往前走去。

那赶车汉子眉锋儿一皱，道：“坑人，你是怎么的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矮胖麻子愤愤说道：“我他娘的让太阳晒的，满肚子火儿没处发，罗老三，想想看，咱们哥儿俩吃这碗饭可不少年了，走东闯西什么事儿没见过？碰见过这种邪事儿么……”抬手前后一指，道：“你看看，咱们这趟车货色有多齐全，有好人养过日子，也有他娘拐人私奔的，有做官儿的，有走腿闯道儿的，有贼有盗，有羔姐儿，还有那偷人养汉家里呆不住的，三教九流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，无奇不有，三爷偏要护这趟车，做这趟买卖，大伙儿成一路，半路上熬不过，熬不住，偷偷摸摸，勾三搭四，什么丧德败行的都有，偏偏三爷他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来个不闻不问……”

那赶车汉子淡然说道：“咱们做的这种买卖，吃的是这碗饭，只要有银子有钱，什么人不能坐啊！这种事，人家的男人都不管，三爷留神风险，护车都顾不过来，那有心思管这闲事，再说也不便过问哪！”

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：“我不是她男人，要是她男人早就宰了她，要她跟着丢人现眼，王八好当气难受，亏得他好度量，居然脑袋缩进了壳里，一声不响。”

“也难怪。”那赶车汉子道：“一个瘫子，等于一个活死人，他怎么管哪，只有忍了，一个忍不住还怕那女人，撇下他不管呢？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你可别说，那女人可真干得出来，不瞧瞧，打从‘张掖’到如今，起先偷偷摸摸，躲躲藏藏的还避讳点儿，现在越来越大胆了，也越跑越勤了，大白天里想过去就过去，我就摸不透想不通，一天没男人活不了么，难不成天生长着一身浪骨头……”曰

赶车汉子道：“坑人，你歇会儿，她就是索性住在那辆车里，也不关你的屁事儿，你干嘛这么气？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车队是咱们的，咱车队里从不容这种人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这趟车里比她还要坏的人多着呢，你都想管，要管当初何不干脆别接人家的车钱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是怕惹事，咱们留神外来的就够奔命的了，万一车队里头再闹出点事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等出了事再说吧，到时候自有三爷应付，你瞎操心什么。”

“行。”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：“我不说，连你都他娘的胳膊肘儿往外弯，咱们是老兄弟，当着别人我还懒得说呢，脏我的嘴，丑事儿，臭事儿，‘劝人方’里说的真不错，没钱别卖看家的狗，有钱别娶活人妻，那瘫子也真是，什么人不好要，偏偏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一个活死人，他能要谁，还能捋个儿挑么，人家愿意跟他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“不错？”矮胖麻子道：“不错个屁，要个窖子里的都比她强百倍，我他娘的就是瞧不上她。”

赶车汉子笑道：“要你瞧上她干什么，有人瞧得上她就行了，撒泡尿照照，说不定人家瞧不上你呢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我姓赵的祖上没积德，她最好别瞧上我，当然，我既没钱财又没人才，大老粗一个，也不懂什么风月情趣，

什么也没得图的，四车里那小子有钱，人又长得皮包肉嫩，跟他娘的二娃子似的，听说还挺有来头的呢！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我不清楚，我吃的是赶车的饭，别的事我一概懒得管，没那闲工夫，也管不着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哼，才几天工夫就打得火热了，可真是乾柴烈火，一点就着，往一块儿凑吧，什么时候火儿大了，把车蓬烧着了，妖怪现了形，看他娘的谁丢脸。”

赶车汉子淡然一笑道：“要怕丢脸也不干这种事儿了。”

矮胖麻子突然咧嘴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四车是陈老六赶的，热闹就在身后，隔着一层车蓬，看不见听得见，别他娘的心里一乱把车赶到城墙上去，要是再耐不住钻进车里去凑凑热闹，那乐子可大了。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除非陈老六他不想活着回去见老婆孩子了，真要那样三爷饶得了他才怪。”

只听一声吆喝传了过来：“歇腿儿了。”这一声吆喝一起，一声声的吆喝响了起来。

头一声是从前头传过来的，接着响起的一声声传向了后头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

一匹马风也似的驰了过来，鞍上汉子冲着赶车汉子道：“三爷有话，自己弟兄不得离开马车十丈。”拉转马头又往后驰去。

车队停下了，罗老三系好缰绳，插上长鞭跟矮胖麻子跳下了车，伸伸胳膊踢踢腿，罗老三望着远处的高粱地，好不神往，道：“我真想到高粱地打个滚儿去，可惜三爷不让。”

矮胖麻子扭头就往前走，罗老三一把拉住了他道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矮胖麻子一咧嘴，道：“把耳朵贴在车蓬上听听，过过干瘾去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你也不怕耳朵里长毛，坐下来吧，难得歇会见，干吗这么劳神哪！”

一扯硬把矮胖麻子扯着坐了下去。

罗老三往他身边刚一坐，打前头来了另一个赶车汉子，“砰”地一声把一顶风帽摔在了地上，又是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倒他娘的八辈子霉……”

“倒霉！”矮胖麻子咧嘴笑了：“陈老六，运气，多听几回能当官儿……”

陈老六眼一瞪道：“你少说风凉话，爱听，这第四车你赶去，那骚娘们儿真他娘的……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上车没说两句话就……唉，丧德性，那儿来这么个货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还在车里么？”

“怎么不在！”陈老六道：“正热着呢，待会儿咱们拿眼瞪着她，看她怎么下车去。”

“怕这个？”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：“怕这个不过来了，你就是脱光了躺在这儿，她也照样从你身上跨过去。”

罗老三一咧嘴道：“说不定她会停下来歇歇！”

矮胖麻子“哈”地一声笑了。

陈老六拾起帽子来猛力往罗老三头上摔去，道：“你娘的，你这狗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

三个人正在闹，打后头快步走来个人，看打扮他也是个赶车的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轻声说道：“嘿，告诉你们一件事儿……”

陈老六道：“干什么跟做贼似的！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又是那个娘们儿偷上汉子了。”

那赶车汉子踢了他一脚，道：“去你的，少废话，要不想听就滚到一边儿去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什么事，王老七。”

后来这赶车汉子压低了嗓门儿道：“你们谁知道，为什么最后那辆车赶车的不是咱们的弟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三个人齐声问了一句。

“为什么？哈。”王老七很得意，眉毛一扬道：“恐怕咱们这些弟兄里只有我知道，告诉你们准会吓你们一跳，那辆车是辆囚车。”

“囚车！”三个人一怔，都脱口叫了一声。

矮胖麻子道：“去你的吧，明明是咱们寨子里的车……”

“你他娘的是木头脑袋呀！”王老七道：“咱们寨子里的车，就不能当囚车用了么？”

矮胖麻子给问住了，半天没说话。

罗老三道：“老七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那儿来的囚车啊？”

王老七盘腿坐了下去，抬眼四下看了看，然后轻声说道：“我赶的不是那倒数第二辆车，上路很久了，我就没听见后车里有个人放个屁，跟他娘的死人似的，我原就嘀咕，嘀咕是嘀咕，可没怎么在意，刚才歇腿儿的时候可让我瞧见了，我站在车子上伸懒腰，一扭头，巧了，那赶车的掀蓬往里头送水，车里有个大铁宠，那一根根的铁棍儿小孩儿胳膊般粗细，里头囚着五个人，一个个长发披散，胡子老长，既凶恶又怕人，那赶车的还说，老实点儿吧，别给我们找麻烦，我们也是混饭吃，不得已，等到了地头把你往上头一交，我们就没事了，到那时候你有什么性子再使不迟，你们听，这不是囚车是什么？”

矮胖麻子霍地窜了起来，道：“咱们车队里怎么会有囚车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得去禀知三爷一声。”

陈老六伸手按住了他，道：“你省省事歇会吧，上路时候每辆车都经过三爷亲自检查，那辆在前，那辆车在后，也是三爷亲手安排的，车队里有辆囚车，三爷会不知道？”

只听身后一个苍劲话声接口说道：“老六说得不错，我知道。”

四个人一惊站起，忙躬身施礼，恭恭敬敬叫了声“三爷”。

眼前背着手站着个清癯老者，一身的黄尘，年纪约有五十多岁，一身合身的裤褂，腰里鼓鼓的，身后有个壮汉子提着一口带鞘的刀。

人马都够疲累的，可是这清癯老者精神不减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祥和带着肃穆，隐隐有种慑人之威，满脸的精明干练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饱经世故，经验历练两岂富的老江湖。

只听他道：“老七往这边儿一来人家就知道了，派人跟我打了招呼，要我关照你们，装袭作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似的，懂么？”

几个人一肚子纳闷，可是那个敢问，只有恭恭敬敬应了一声：“是，三爷，我们懂。”

清癯老者两道长眉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在上路之前人家拿着官家的公文找上了大爷，要问寨子借辆车用，大爷不能不答应，老实说大爷也不敢不答应，可巧咱们要往北来，大爷就命我把那辆车安插在车队里……”顿了顿道：“那辆车确是一辆囚车，据他们说车里囚的是‘大漠龙傅天豪’……”

“大漠龙傅天豪？”几个人脱口叫了一声，脸上都变了色。“轻声。”清癯老者叱道：“咱们知道‘大漠龙’是怎么样的人物，可是在官家眼里他是个独行大盗，犯案累累，十恶难赦，别说‘大漠龙’本人，就是稍微挨点边儿的都一律杀头，重一点的连家都抄了，这种事沾不得，咱们只有装聋作哑，懂么？”

几个人都点头，可是舌头都发硬，说不出话来。

清癯老者唇边掠过了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笑意，道：“铸了个人铁笼子还不够，让人无法明白，笼子里还派几个人住着，那几个人是‘四残’，听说过么，‘四残’？那可不是等闲人

物,都是当年黑道上的一等一人物,外头也有人,不过你们瞧不出来,押车的是直隶总捕,‘大鹰爪’谭北斗,他就坐在老七赶的那辆车里……”

王老七五官猛地一抽缩,就跟突然让谁抓了一把似的。

据他所知,车里坐的只是个土里土气,小里小气的老头儿,没想到那竟会是名震大河南北的直隶总捕“大鹰爪”谭北斗,这可真应了“真人不露相”那句话。

只听清癯老者又道:“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,越是有来头,有名气的大人物越让人瞧不上眼,他要个个都让人一眼看透,那也算不得大人物了,我做这种买卖几十年了,这趟是头一回碰上这么扎手的车队,咱们这趟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什么人都有,形色之多,品流之杂,让人难以细说,据我所知……”

两眼扫了四下,道:“咱们这趟车里有‘大漠龙’不少的朋友,有‘大漠龙’不少的仇家,人家谭鹰爪心里也明白,可是人家装不知道,他们不动他也不动,单这一份镇定工夫就不能不让人翘拇指,放眼大河南北,谁比得了。除了这些,咱们这趟车里还有些来历不明,让人摸不透的,总而言之一句话,他们个个都是危险人物,咱们这车护的不是人,等于是一车车的火药,一点就爆,不出事便罢,出事就小不了,你们要各自小心,各守各的本份,什么闲事都别管,要不然一旦出了事把你们牵连进去,可别怪我不管,我管不了,多少辆车出来,我还得让多少辆车回去,有老婆孩子的多为自己的老婆孩子想想,没老婆孩子的就想想自己的亲人,犯不着,也惹不起,懂么?”

刚才是说不出话来,现在连点头的也没有了,全震住了,全怔住了,全傻在那儿了。

清癯老者说完话带着那提着刀的壮汉子走了。

四个人仍站在那里没动,连施礼都忘了。

正在兴头儿上，让清癯老者兜头浇了一盆比冰还凉的水。

“我的天！‘大漠龙’？”矮胖麻子像泄气的皮球，白着脸叫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沙地上，砰地一声。

另三个跟着都坐下了，脸上没表情，像中了邪，没一个吭气儿。

那女人低着头从眼前走了过去，脸上红红的，跟喝了酒一样，矮胖麻子没说话，像没看见似的，那三个也都像没看见。



清癯老者带着那提刀壮汉子，一辆马车，一辆马车地往后巡视。

歇脚的时候，车蓬都打开了，热的似火，车里虽然晒不着太阳，可真闷人，也烤得慌，车蓬都发了烫，人间在里头还能好受？

车里的人都探出头来透口气儿，没一个不是汗顺着脖子往下流，有的衣裳都湿透了。

刚走到一辆车旁，车里传出个男人话声，带着一肚子火儿：“刚才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车里闷得慌，我出去走走。”是个女人说话，话声还怪柔的。

那男的哼了一声：“这就怪了，每一回我睡着的时候，你总是要出去走走，醒来就不见人，我想喝口水都没办法。”

那女的道：“怎么？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去走走也不对么？”

那男的道：“对，当然对，只有我睡着的时候才是好时候，下回你最好闷死我之后再去，你就可以永远别回来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心也不烦了，老实说吧，风言风语我听惯了，你要是嫌我当初就不该跟我，既然跟了我就别再勾三搭四的，一车队人这么多，你叫我拿什么脸见人哪！”

那女子哭了，一边哭一边叫冤枉，捶胸、赌咒，要死要活

的。

清癯老者皱了皱长眉，连眼没抬就又往前走了。

过了两辆车，一个人从前面一辆车上下来，是个近卅岁的人，一身打扮像个读书人。

事实上他人长得也像读书人，很文静，很秀气，还可以说很俊。

长眉斜飞，一双眼黑白分明，悬胆般的鼻子，方方的嘴，那双手修长白皙，根根似玉，像个读书人，是个美男子。

穿的很干净，可是衣着不怎么样，他要是个读书人的话，也该是个落拓的读书人，本来读书人有几个得意的。

落拓并不意味着卑贱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也许是圣贤书的熏陶，这个读书人颇长的身材往那一站，笔直、好挺。

他乍看文弱，仔细看看又会让人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子劲儿，似乎他那只手要是抬一抬，能托起一辆马车似的。

他身上还有一种东西，那应该说是气度、或者是读书人的志节，有点不可侵犯的样子。

“任先生。”清癯老者叫了一声。

读书人本来是要往外走的，听得这一声马上停了步，扭过头来倏然一笑，他好整齐好白的一口牙：“原来是骆三爷，辛苦了。”

清癯老者已到近前，含笑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吃的是这碗饭，走腿行道，跑上了个几千里路，是常事，出来走走？”

任先生含笑说道：“可不，车里闷得慌，出来走走，一个人也无聊，想出来找个人聊聊“任先生，我陪您聊好么？”

猛可里娇滴滴的一声，后头一辆车里探出个脑袋，那是个头发蓬松的乌云螭首，长得很美称得上一个艳字，也带着几分妩媚。

一张吹弹欲破的娇靥上都是汗，领口敞开着，露出一片雪